

潮头拾贝 |

影子在阳世  
摇摇晃晃(组诗)

■ (四川)孔令华

我后来我发现

我后来我发现  
我与太阳一个色。色调如童年  
事物取向圆润,包括骨头、梦境  
失眠,与心率不齐  
我喜欢白天,也包容夜晚  
喜欢飞禽、平和,也包容惊雷、阴暗  
我始终与事物简单对接简单

我后来我发现  
我写“一”字的铅笔、橡皮擦、年龄都丢失了  
在梦里找了几回,全是深不可测的  
几何图案  
我后来我发现我已经没有了父母  
我蜗牛一样变成父母的模样  
左眼拥挤着城市的喧嚣  
右眼萎缩着乡愁支离破碎的断垣

我后来我发现  
窗外有野猫在半夜里哀嚎  
麻雀总在冬天黄昏的女贞树上聚众闹事  
家乡的小女子,与麻将相依为命  
我后来我发现,我将固定在一个位置  
不吃安眠药也能长眠

三九霜晨

真冷,这个早晨  
收音机的新闻冻结了好几条  
油菜、麦苗,以及一些刚过了青春期的  
事物,只剩半条命了  
野狗无处觅食,叫声瘦成一条冰凌  
太阳冻醒了,脸色通红  
缩在半山坡上  
年关迫近,乡愁亦浓。在荒地  
出生的白头霜  
也只剩下半条命了

恍若隔世

又见蛙声。恍若隔世  
这个夜色,闲散的人群  
在绵延河铺满琐碎的路上  
漫步。如水草根部一群游动的鱼

蛙声乍响,我莫名兴奋  
声音被水洗旧了,朝一个方向  
如童年小伙伴  
在山坡上旋转饥饿的陀螺  
等我。呼唤我

蛙声敲击我快要僵硬的肢体时  
夜色晚春。恍若隔世  
我看到  
油灯下母亲在缝补旧衣

走近鸟语

鸟儿是经过磨砺的老艺人  
站在春天的枝头演唱  
实属不易。把柳枝唱绿了  
把二月天唱成了荒月  
行人软绵绵的。也有一些唱词  
销魂。于是荒唐事情一个接一个  
小鸟破壳而出。花儿和土蜂  
纠缠不清。麦穗集体怀孕  
邻居女孩哭着吵着  
要在路口偶遇能相守一生的人

鸟语很老了  
对话、独白,高音、低语  
我没有听懂一句  
如朋友戏说我的诗句  
但我依然走近鸟语,默默地  
心底发出野兽的声音  
鸟在高处丢一句,我在低处接一句  
都把秘密泄漏给了对方  
又彼此保守了秘密

那山那人那鹰(外一首)

■ (广东)杨宇

头顶的那只苍鹰  
像一只蝴蝶装订在  
巨大的蓝色衬垫  
渺小,让人看了心不在焉  
可是如果你上升到了  
鹰飞的高度,你就知道  
延绵的大地,辽阔的海洋  
宽敞明丽的天空,全在  
苍鹰伸展的双翼中,归它拥有

我在这山中行走  
像一只苍鹰巡游在  
鸟语花香的蓝天  
孤单,让人看似一无所有  
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  
痴迷这座山,你就知道  
岁月的回响,人生的起伏  
诗文的谋篇索句,全在  
连绵起伏的葱绿中,盘桓缭绕

雨打芭蕉

有一种音乐

比雨打芭蕉更美妙  
撑着小花伞雨中行走  
雨点在伞面  
噼哩叭啦胡打乱敲  
似乐句催递,弦乐齐奏  
脚下的路面,清澈的涟漪  
一圈接一圈抒情地扩散  
水花像密集而下的鸽子  
随着旋律急促的音符  
起舞跳跃

有一种享受  
比华盖下的君王更美妙  
撑着小花伞雨中行走  
轻爽惬意中,一些事情  
洗涮得如此简单明了  
其实,人生不需  
太多的掌声和鲜花缭绕  
不需雨打芭蕉叶带愁  
心同新月向人羞  
知足常乐,随遇而安  
已经足够

季节吸食村庄骨髓

■ (四川)笨笨

闪电在天边突起,雷声未到  
心开始莫明阵痛  
从大渡河镜面走势,感觉村庄

张开忧伤的眼睛  
嘴含昔日牧笛晚唱,成对的蝙蝠  
抛开世代约定,不理睬

春天百鸟叫卖十里圈定的领地  
也不管花蝴蝶发情期的体液  
与奔跑的小兽争相碰撞

叩击季节琴键,记忆里的老牛  
咀嚼院门内的荒草,反刍私生的南瓜秧  
是否顺手拉进探出头的它给予安抚

不会让教堂内走失的圣辉面对  
老屋集体的哭泣,感染望穿秋水的老人  
再次面对村庄消失的农耕记忆

趁屋顶水滴未央,发声咳嗽  
季节伸出的舌尖舔拭每一寸田地  
失声于时代性流行的通病

零点

■ (湖北)刘曜星

零点的夜  
它憋着心跳 憋着呼吸  
如侧身倾听的耳朵

那憋得心慌气短的后面  
是一双高跟鞋的后来  
那踢着零点夜  
从我窗下匆匆来又匆匆去的高跟鞋  
今宵 我为你留守  
那爬过窗帘的光亮  
不为打探  
只因圆一场花事

今夜无眠  
恰逢细雨应景  
那挤满灯火之夜巷  
可否有撑油纸伞穿高跟鞋的女郎  
将我的夜彻底凿穿

夏至,为远村临屏

■ (四川)杨然

写诗写到哪里了?  
写到远村夏至了。  
哦呀,忘了告诉水哥了,  
赏花那天,最好雨声小点。

其实我还没有到过远村,  
除了那次路过,  
车陷进淤泥,是不是藕丝扯绊,  
说不清楚。我是昨夜梦里出发,  
悄悄去当年迷途访旧,  
走着走着,就轻飘飘了。

风是嫩的,吹得我沉醉。  
每棵树每条路都不认识了。  
满眼是崭新的楼和鲜活的泥土,  
荷叶在附近招揽一些萤火一些香气,  
我闻得出来,我以心跳为它们数数,  
虫儿在草丛自由自在作词作曲,  
蛙鸣在周围大口大口吞云吐雾。

醒来,当真是今年夏至,  
邀请的宾客准备得怎么样了?  
蝉儿会来吗?地里正熟着桑椹,  
那些宾客,有荷,有风,也有莲子,  
还有那位行脚的大仙,他们,会来吗?  
说是远村不远,也要预防日晒雨淋呵。

是的,蟠龙说对了,今年客人真多呀,  
船长,顽童,抽烟的虹与喝酒的兔,  
还有飞马,放牛女娃,一缕缕梅芳,  
来吧,来吧,远村真的不远,  
这里有牯牛、仙鹤、青铜秀才,  
他们以古香古色礼仪,拥抱大家!  
因为,今天远村夏至,每一滴雨水,  
都是一颗颗金子,荷花,荷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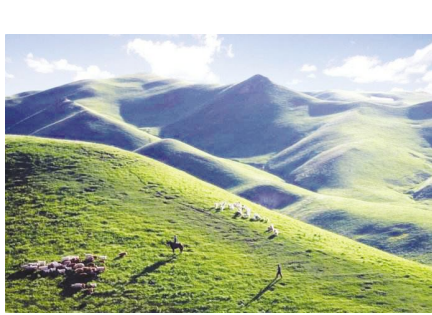
潮头私语 |

塔城,角落里的漂泊回声(外二章)

■ (新疆)梁北雁

(1)  
走进飞翔的方向,看到远方蔓延的塔尔巴哈台神魔,在寂寞峡谷,挥舞着思想的利剑。  
季节的花朵,随意绽放,就成为生命的直线艺术——  
不想淹没,也没有崇高的舞蹈。  
幻梦之间,只是野狼的狂吠,在浅灰色岸边,一座废弃产业园,散落一地破碎的经文。

(2)  
——伫立片刻,巴克图对面的一只小鸟,像是影子,阐述着春天的痴迷。  
毫不介意国度的陌生。  
根部的形象,自然地展示灵魂的凝练。  
一种无拘无束的爱,穿过河流,穿过孤独的乡村,进入旷野,漫天的蝴蝶,来自西伯利亚的异域风情,深润一样,凝聚着漂泊的回声——



天意谷

天意谷里,峡谷盛景和着巴人传说把神秘和魅力呈现在世人面前。  
关隘、洞穴、深潭、瀑布,每一处景都源于天生,观者,自然咏叹。在天意谷,夏天遁形无踪,葳蕤的林荫和沁骨的泉水才是这里的绝配。  
没有混凝土森林,没有烦嚣的叫卖声,天意谷的一静一动似乎都与水有关。  
飞瀑倒泻,流水湍急,溅玉飞雪,水以狂热的姿态奔涌而来,是发泄?还是解脱?有时,她又换个模样,躺在幽暗的林间,坚守一份宁静,连歌吟的鸟儿都不会去打扰。  
静水安澜,我不忍触碰,只任凭水雾飞烟洗祛我多日的烦忧。  
景,是天意,人生,会是天意吗?

缪氏庄园

当艳丽的三角梅爬满砖红的围墙时,葡萄们就快成熟了。漫步葡萄长廊,牵手世外桃

月亮时缺时圆。  
月儿满圆,异乡的另一头,眼神充满思乡的愁。月挂树梢,眼眸深情跟着走。圆月就像孩子的脸,画上两道喜眉,画一个翘起的小嘴,泪珠凝腮,几多惆怅,牵牵挂挂,口中月饼却不香甜。卧枕难眠,泪湿枕巾又梦故园。  
月儿半圆,恰如弓弦。归心似箭,神色黯淡。月宫的嫦娥清冷可怜。槐花树下玉兔借缘。在外

微小说 |

回访完客户,已是腊月二十九。车回东莞,经过贵州S县的时候,老板刘勇对正在开车的我说,“保安谷雨就是这个县的。”三百多人的工厂,老板对一个普通保安的印象这么深,我惊讶地说了声“是吗?”  
“我和谷雨是故交,二十年前我来东莞打工,和他分配在一个车间。他这人没上过学,挺本分实在的,也不爱说话,只知道默默低头做事,在那个厂都干了十几年了还只是个普工。前几年,看他还没混出个样子来,我就把他招到了咱们工厂。”刘勇一阵感叹。  
“怪不得啊,他平时看上去虽然不怎么灵活,但做事挺认真,任劳任怨,有时保安人手不够,他一个顶俩。”我说。  
“他四年都没回过家了,平时我劝他回去一趟,他总是一笑了之。”刘勇向车窗外望了望,忽然说,“走,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按照人事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车子七拐八绕地开到了一户农家。一排简陋的旧房里住着三口人,谷雨的父母和一个叫叶子的小女孩。当我们说是谷雨的老板和同事,特意来看望他们的时候,老人激动得手都发抖,连连说“贵人呐”。  
攀谈中,我们得知谷雨因为家里穷,人老实,三十来岁才娶上媳妇,这女人没过几年,嫌家里穷,丢下年幼的叶子,跟一个外乡男人跑了。谷雨心灰意冷,反正在家种地也挣不了什么钱,于是干脆外出打工。他不愿回家,除了养活一家人经济压力大外,还想攒点钱盖房子。

叶子跟我们说,她只在小时候见过父亲两次,长大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到现在,父亲在她心里只是一个代名词,因为她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了。父亲每月按时往奶奶的银行卡里汇钱,偶尔来封信,问她的学习成绩好不好,长高长大了没有?父亲说等挣够了钱,他就会回来,在家里建栋大房子,再也不出去打工了,陪她和爷爷奶奶开开心心地过

(3)  
哦呵呵呵——  
白云如水,如水的记忆,轻轻地叙述一个大唐帝国女子樊梨花的传奇片段。  
雏菊布满山堍。  
紫丁香站在菩提树下,聆听岁月的心跳,一次,又一次地蓦然回首——  
看我精彩微笑,成为今夜死亡者的完美血液,图腾出爱的辉煌!

野地风光

温热的炫耀肌肤的青春,如何也看不见石头的温度。履行的诺言,荒废在山水之外  
随意浏览一些身边局势,心灵的执着  
花朵瘦弱的躯体,鄙视的眼光,毫不留情地撕破你的独臂  
颠簸的思想,成为备受质疑的哲理  
销魂时刻,演绎着商业的奢侈  
一屑不顾的鲜藕,赤裸裸的,完全摆脱了时间的羁绊  
只有一分钟,飘荡的秦俑,坚守大秦圣地几千年的困惑,原封不动地跨越时空  
阐述着卑鄙的欲望  
更高的燃烧,不是火焰。姻熟的歪门,一步步走进去  
什么都是定性的规律  
桃花劫来,男女老少,诺诺连声  
唯一沉默的那个女孩子

印象·邻水(组章)

■ (四川)叶茜文

源,清风似有若无,一如放缓的脚步,生怕惊了午睡的人儿。  
庄园里,每一粒葡萄都是独一无二的,在阳光的刺激下,果酸和糖度悄然发生微妙的变化。直到最后一抹夕阳殆尽,她们才稍事歇息。  
秋夜,草木和葡萄一同发酵,携着露珠和美酒的女主人,姓缪,温文尔雅。  
在这片山坳里,这个种植葡萄、管理农庄的女人,幸福的守望者,她像一个引路人,在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一首扶贫困难的赞歌。  
月亮快融化的时候,我们告别。诃于缪氏的经历,生命的冲动源于信仰的召唤。  
在这个不眠之夜,伴着夏黑和阳光玫瑰的余香,将梦和期待全部揉进月色。

月之恋

■ (江西)熊志华

打拼的人儿啊,浩瀚天际繁星点点,泪水连连。邮一枚信笺,月光倾城,带走我的思念。折一枚纸笺,月光装进里边,照亮回家的路。

温暖

■ (广东)谢松良

日子。有时,父亲会在信里夹几张照片,从照片可以看出父亲的衣着时尚了许多,人长胖了些,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  
刘勇说,“叶子,你听叔叔说,你爸真的不容易,请理解他。你爸今年工作忙,回不了家,不过我可以让你马上见到他,而且还会送给你一份特殊的礼物。”  
过了一会儿,刘勇从车里拿出一部漂亮的手机送给叶子,手把手地教她上网和使用微信。通过微信视频,叶子跟爷爷奶奶见到了谷雨。  
叶子激动得哭起来,边哭边说,“爸爸,你太狠心了,怎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看我和爷爷奶奶啊?”  
“爸爸对不住你们……爸爸也想你们啊,可爸爸没能力,在东莞这边也找不到好工作做,多亏你刘叔叔帮忙,在他的厂里当保安,爸爸一切都安好,你们不用担心。”说着说着,谷雨用手不断地抹眼睛。  
“儿啊,你有空还是回来一趟吧,回来看看叶子,好几回,我听到她在半夜里喊爸爸呢!娘知道你一个人在外挣钱养家不容易,你汇回来的钱,娘和你爹都帮你攒着呢!钱多就多花点,钱少就少花点,我们一家人健健康康地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叶子的奶奶凑到手机前,对那头的儿子说。  
谷雨说:“娘啊,儿记住您的话了,明年一定找机会回来。”  
这时,刘勇接过手机对谷雨说:“请你安心工作,等到明年春节,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从谷雨家回来的路上,刘勇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你说到年底了,全公司放假,只留

却是个哑巴  
还有一个丑的连喘气功夫都不够用的人——  
还想算计什么?一分钟,呆头呆脑的几率根本无法作出遗言的姿势  
烧纸的队伍浩浩荡荡。祭祀的佛者们,蔚为壮观  
容不得细细品尝春秋战国的味道  
野地的风光,淹没在虚拟的餐桌上……

岸边的蝴蝶

(一)  
寂寞沙滩,阳光是唯一的果实。  
一滴,一滴,臻美的泪水,凝聚成伤感思绪,跨越千年轮回。  
触摸骨髓,痛彻心扉的素颜,写满崇高的传奇。  
一直飞翔着。  
走不出生命皈依的寺庙,潮湿的花朵,祭祀着青春的瞬间——  
精美绝唱,演绎神圣山水。经典的舞蹈,只是短暂的回眸一笑。

(二)  
我爱——死亡之吻,不悔的羁绊。  
聚集在海浪的雄浑歌声里,挣扎在峡谷的深沉思念中。  
哪怕是飘摇地融入苍穹,一丝清微的烟尘,卑微地赞美自己,不为狼狽的困惑。  
那坦荡的水,蔓延的风,一定是我回家的幽香,飘雪一样的神界。  
让孤独的船舶,悄悄地,从我灵魂的岸边,走向遥远……

御临河

一处山水加上历史的浓墨,往往会显得更加厚重,更有沧海桑田之感。  
今天,我虽已无法窥看历史的真实,但世代流传的传说总也走不出这深幽的峡谷。  
你不能小看一道河流的力量,它切断山脉,冲刷山壁,巍巍铜锣为它开路,萧萧草木为它摇旗。于是,当勇气被耗尽,沉入江底的载杆无缘再上沙场,流亡,是耻辱还是幸运?  
千百年来,朝代更迭,江山依旧。  
成王败寇,血脉至亲兵戈相见,何其残酷。  
伫立峡谷内,我分明听见御临河叹息的水声和远处漫无边际的吼声,历史已如过眼云烟,此刻,我宁愿相信帝王是这样的结局——好过毁于一场大火。  
至少,能够寄情山水间,红尘悟菩提。  
(注:铜锣,指铜锣山,由四川大竹县进入四川邻水县境内,御临河横切铜锣山。)

月儿如钩,形如弯镰。收割金黄,装点秋颜。月儿如钩,扁担喜担丰收。秋水莹莹,瘦杆甩在里面。水纹圈圈,形影单只。垂钩惹秋,心生怀恋。  
云中穿行万里路,游子又把思念连。又见月光洒满楼,隔山隔水心肺黏。花落有声,捧皎洁月光听夜色缠绵。流水有意,寄月之恋奏平安和弦。

下保安了,你说他们想不想回家过年?他们会愉快地工作吗?对于那些只身在东莞的人来说,他们家里的亲人又是怎么想的?”  
我说,“刘总,不瞒您说,咱公司那十几个保安,大都只身在外打工,总有那么几个滑头的,每快到过年就辞工了,反正现在也好找工作,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不就是为了过年能回家和家人团圆吗?留下的都是实实在在做事的。”  
刘勇告诉我,“我刚才已问过谷雨一家,如果有人承担车费请你们去东莞过年,你们会来吗?他们表示非常愿意。我现在有个大胆的决定,回去由人事部执行。”  
“刘总,我冒昧地问一下,您这个决定,是不是准备请那些回不了家的员工家属来东莞过年呢?”  
“是的,凡在我们公司过年回不了家的员工,明年春节的时候,只要他们家属愿意来,我报销来回的差旅费,并设宴热情招待”。刘勇说完,脸上挂满了笑容和憧憬,兴奋地哼起了一首“常回家看看”的歌曲。

